



# 花轿传奇

李长华

# 花轿传奇

李长华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3.875印张 141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统一书号R10105·62 定价0.71元

## 目 录

不是开头的开头 .....	( 1 )
第一章 武林寺里的小和尚 .....	( 3 )
第二章 天玄山上的外来户 .....	( 36 )
第三章 三月三 .....	( 55 )
第四章 春天的暴风雨 .....	( 74 )
第五章 玄北镇有个万家院 .....	( 103 )
第六章 山中炉火 .....	( 126 )
第七章 带血的情报 .....	( 141 )
第八章 在兵工厂里 .....	( 157 )
第九章 见到了徐向前同志 .....	( 172 )
第十章 算命人 .....	( 182 )
第十一章 好一把眼熟的马字刀 .....	( 206 )
第十二章 欢乐的山村 .....	( 224 )
第十三章 送亲杀霸 .....	( 236 )
远非尾声的尾声 .....	( 268 )
作者后记 .....	( 274 )

## 不是开头的开头

一顶粉红花轿，尾随着由乐手和迎亲人组成的长长队伍，抬过了狭窄的石板铺路的山镇巷道，拥入一家青堂瓦舍的院落。

雷子炮和百挂子鞭响过了，细吹细打的锣鼓笙笛也即刻歇住。红毡铺在当院的砖地上，六个迎亲的喜娘簇拥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款款向花轿走过来。

“请新人下轿。”老头儿在轿前打了个躬。其中有两个喜娘也闪前一步，缓缓地打过躬，抬手就要去掀轿帘，却看见帘角一动，从里面闪露出一柄明晃晃的钢刀！容不得两个喜娘“啊呀”一声出口，早从轿中跳下了一个人，双手把刀举过头顶，朝下这么猛地一劈，只听“唰——嚓”一声，恰如肉店里给摘过下水的肥猪分脊那样，把个老头儿从上到下，均均匀匀地破成了两半儿……

奇怪呀！娶亲人还没有看清新娘的面容，就落了个鲜血飞溅、一命呜呼了。这真是一个谜……

——亲爱的读者，还是让我们从头打开这个颇富  
传奇色彩的篇章吧！

## 第一章 武林寺里的小和尚

离了寺院向何方？  
红军队伍里把枪扛……

——题记

八百里长的伏牛山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山里有一座盛名天下的古刹——武林寺。寺后的周家庄上有个叫周刚的农家孩子，八岁这年父母双亡，在亲戚的引荐下，小孤儿只好到武林寺当了一名小沙弥（音米，mí）①。

这武林寺不同于天下一般的寺院。坐禅、念经对于和尚师徒来说，仅是次要的营生，主要功夫用在练武功上。小周刚从初进寺院的第一天起，每日必过三道关：第一关，便是清早起来，盥（音观，guàn）洗已过，就须来在一口清水满蓄的大缸前，挽好袖管，脱去袈裟（音加沙，jiā shā）②，和师兄师弟们一起，

---

注①沙弥：是指寺庙中初出家的年轻和尚。

②袈裟即和尚披在外面的一种法衣。

就着水缸，伸手抓拿扣在水面上的光葫芦瓢，不抓够一千次是不能停歇的。然后转过身来，面壁而立，攥紧拳头，对着砌在厚墙上的大方砖，擂呀擂个不止。这样日复一日地练下去，练到最后，便能抓石成碎，击砖而裂了。

早饭，对于初入佛门的混沌弟子来说，照例只是两个玉米掺高粱面的窝窝头和一碗熬得象浆糊一般的细麦仁粥。早斋过后，就开始闯第二道关——打武林哨棒了。这武林棒是一色的干透了的椴木棍削成的，抡动起来，呼呼生风；撂落地上，叮当作金石之响。练棒时，年龄相仿的和尚对面站定，说声开打，各自按照老禅师<sup>①</sup>口授身传的秘诀，你攻我守，我扑你架。但见广阔的武林寺二道院里，几十对决斗者分别扭作一团，棍如流星，人影纷乱。直打得艳阳失色，汗水飞雨。武林寺的老禅师——圆觉大和尚，身披赤黑袈裟，赫赫威仪，在高耸的擂台上督阵，俨然是一位戎马边关的三军统帅。他生就一只鹰喙（音会，huì）般勾下来的鼻子和一双敏锐锋利的眼睛。他的耳朵也很灵，往往投目空中，不看战阵，也能凭棍棒的响声，分辨出是哪位弟子出了破绽，或顾惜手疼腰痠

---

注①老禅师是对庙宇主人及有威望的老和尚的尊称。

而在敷衍塞责。每逢这种情况，他会陡然断喝一声：

“且住！”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可怕的架势，唤出那个失误或偷懒的弟子，令他跪在砖碴地上。直到膝盖上渗出了殷殷的血，才会得到饶恕。因而，搏杀中的小和尚们宁愿棍下伤身，也不愿后退半步。

后晌的武林拳术——第三关，是气功和武功兼有的训练。师兄师弟错落站开，按照一定的队形和顺序，相互不停地交换着位置，时而起拳击人，时而挺起赤裸的肚皮，鼓满气任人袭击。拳路多变，动作舒缓，有时打一拳还要踢一个旋风脚，如此手脚并用，颇富有古典舞蹈的节奏和风味。

武林寺历史上屡遭深山匪盗的袭击，也被当代军阀的兵燹（音显，xiǎn），焚毁过一个殿角和寺后的树林。因而，以清静为本的佛门，才这样投经练武以自卫的。

就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小和尚周刚眨眼度过了十个年头。昔日可怜柔弱的农家孤儿，武艺日渐高强，身体也发福起来，终于变成了一个矮胖的粗犷黧（音票，piāo）悍的花和尚“鲁智深”<sup>①</sup>了。可是，谁会想到，正是十八岁这一年，发生了他人人道

---

注①花和尚鲁智深是《水浒》中的一个梁山泊好汉，和尚出身。



路上的一个陡然转折!

农历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红柿满枝的时节。整个武林寺都被淹没在霜叶汇成的红色波涛之中。古刹里的大钟敲响了，宏亮之声在乱木森森、落叶遍地的山谷里回荡。十八岁的佛门弟子周刚，担着水桶，出了寺门，穿过清香四溢的柿园和松柏夹道的绿色长廊，到寺前山脚下的井台上去打水。啊呀呀！正碰上一个小姑娘发疯般地扑到井台边，要投井自尽。周刚慌忙甩下水桶，伸出勾担往前一横去阻拦。谁知那姑娘却奋力拨开勾担，“扑通”一声，早投进了深水中。

小周刚毅然下井把她打捞了上来。水淋淋的姑娘躺在井边的草地上，头发披散着，有一络还从额头翻落下来，粘贴在脸颊上，致使周刚一时难以看清她的面目。一件补丁擦补丁的土白布褂子和一条吊腿粗布黑裤，都破烂到了不能遮羞的地步。她还赤着一双脚丫子，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没命的奔波，才弄得脚上血迹斑斑，布满了被石棱刺破的伤口，又蒙上了一层灰污——啊呀，这是哪家的小妹妹，为何孤身独影，两手空空，披头散发，闯到这深山古寺旁的水井前？！又为何如此轻生，举步投井，非要葬身于深水不可？！

姑娘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经过小周刚的一再盘

诘，她才开始哭诉了一番原委。——她叫吴花妞，本是秦岭那面平川里的人。遇到了荒旱之年，年迈的双亲领着她和小妹妹桂妞，讨饭来到这伏牛山里。老父亲在荒郊野外病倒了，抓药无钱，揭借无门；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母女三人哀嚎不已！

这一天，也是万般无奈，老妈妈只得唤过小女儿，对她说：“桂妞，来，跪下。让妈妈给你梳个头。”她用打颤的干枯的手，为小桂妞理顺了一头刚刚垂耳的短发，盘成一个小辫儿，再用布条儿扎牢。

“小桂……妞儿，转过身去，脸朝外边，再跪下……”六岁的小桂妞懂事地“哎”了一声，顺从地背对着妈妈又跪下了。老妈妈呆呆地抚摸着小妞妞乌黑的头顶，不忍心下手。两串浑浊的泪水，早从她那昏花的眼里，扑嗒嗒落在了小女儿干瘦的脖子里。桂妞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吃惊地扭过脸，翘起小脸蛋望着流泪的妈妈。老母亲已是泣不成声，又说：“妞儿，听话……转过脸，把头低下去，莫看妈噢！”

“嚎！俺不看呀。”妞妞仍然顺从地转过头，背朝妈妈规规矩矩地跪在了荒野的沙地上。

妈妈这才哆嗦着枯树皮一样的手，从地上采了一棵枯草，插在六岁妞妞刚刚盘结起来的小辫上。

“妈！妈妈呀！任咋着也不能卖妹妹小桂妞哇！”

一直蹲在旁边的姐姐花妞，这才冷丁明白了一切，扯破嗓子哭叫了一声。

妈妈捂住了大闺女的嘴巴。她怕躺在一边荒草中正处于昏迷状态的病老汉听见。要是叫他知道了，任是抓什么好药，怕也来不及救下他这条老命了。

又疼老又疼小，老妈妈这时候真是一颗心儿全揉碎、九曲肠儿寸寸断啊！

姐姐的一声嘶叫，惊醒了机灵的小桂妞。她知道了，她全知道了：妈妈这是要卖她，卖她一个六岁的小妞妞，好给老爹爹买药治病啊。她下意识地扭转身，扑到了妈妈的怀里。愣愣地翘起下颏，仰望着慈爱的妈妈。——不，带着质问的神色，仰望着妈妈背后那光秃秃的山岭；仰望着那盘旋着飞鸟、不时传来几声凄厉鹰叫的太空！老天爷呀，你听着：一个六岁的妞妞，一个来到人世间只有六个年头的、刚刚懂事的小孩子，你赐给她的都是些什么呢？！饥饿，寒冷，脚下的逃荒路，头顶的乌鸦老鹰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六年里，她脸上多少次淋上妈妈的伤心泪，耳边多少次传来爹爹的叹息和小姐姐的啜泣……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没扎过小辫儿，今儿个算是头一次。可这是什么辫子呀，没有红绿头绳，更没有花儿，扎在上面的只是妈妈从烂布衫上扯下的一根白

布拉条儿，而且还要插上草标……

然而，小姐儿并没有哭，也不哀告。她看看用手捂住脸的妈妈，又看看横卧在草棵中的爹爹。她已经六岁，她很懂事了。她终于扑上去搂紧妈妈的脖子；从妈妈的脸上掰开那双多少次抚摸过她的虽然粗硬但却温暖的手；她捉住妈妈的一只手腕摇着，用足一个六岁妞妞仅有的全部力气摇着：

“妈呀！妈妈哟！你就卖我吧。卖了俺，有了钱，好请先生，抓药给俺爹看病呀！……等俺爹的病好了，妈你就说，叫他等着俺，俺会回来的。……谁家把俺买去，俺瞅空儿偷偷地打他那儿跑回来，跑回来再撵老爹爹去要饭呀。啊？啊！妈妈，快卖俺吧……”

老妈妈心中一阵儿刀挑般的疼。不能再迟慢了！要知道，此情此景那怕再延续一会儿，她就会改变卖女儿的主意的。老妈妈咬得牙齿咯咯响，留下大女儿花妞照看昏迷中的老汉，自己赶忙拉上插有草标的小桂妞，匆匆往集镇的方向去了。

伏牛山中段的五垛岭下，座落着小小的三岔口镇。在游动着柴担、炭挑，浮动戴着毡帽的、光顶的、扎肮脏毛巾的人头，充满着各种噪声的长街里，梳小辫、插草标的桂妞，很快就被卖掉了。买主是穿绸著缎的人——一个派头不小的富户。小女儿被人牵

着的身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闪露着，闪露着，最后消失在长街的尽头。手中握有几块银元的老母亲，无声地昏倒在街道一边的廊檐下。现在，维系着她衰老生命的，也许只剩了这样一根细线：那就是，女儿毕竟卖给了一个富有的体面的人家。有碗热饭吃，有件破衣穿，她就会长大成人，总比跟着自己、说不定啥时候饿死在荒郊野外强。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根希望的细线，聊可当作一点安慰，老人还是从昏晕中苏醒了过来。她正要挣扎着站起，往斜对过的一家药铺里去，却被一个白胡子老汉叫住了。

白胡子老汉是本镇上一个好心肠的长者。他扶住她，连声问：“刚才魏家敬拉走的就是你的小妞吧？！”她朝着老汉木然地点了点头。

“哎呀呀！……”老汉急得什么似的，又是甩手，又是顿足，连连嚷道：“你好糊涂哇！你不是本地人吧？！喝咳咳——呀！你把闺女活不拉拉地推进了火坑里了呀！”……天塌啦。地陷啦。晴天炸雷打下来啦！现在维系老妈妈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细线，也被无情的刀割断了。她确实把六岁的妞妞推进了火坑，推进了一个无底的魔窟之中。要知道，拉走闺女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人间的恶鬼——财主魏家敬。他家，不仅有千顷良田，而且在仙屋那边开了几处瓷

窑。其中一个瓷窑专烧一种画有红衣仕女的供瓶，历来是名贵的进贡之品。早些年，魏氏土豪就是靠烧这种供瓶，很赚了不少大价钱。可是，后来竟烧一窑败一窑。有人就给魏家敬出了个主意，说只消花钱买一个童女，“红绫衫、红绫裙、红绫鞋上扎红云”，如此打扮一番，封进窑里烧了。血祭窑神，那种红衣仕女瓶，自会填多少出多少。从此以后，他真的一年烧一个童女。——就这样，人间妖魔魏家敬，今年又一次用沾满血腥气的几块银元，从一个打秦岭那边逃荒过来的不知内情的老妈妈手里，牵走了一个六岁的小姐姐！

桂妞的妈妈追不上穿绸著缎的富豪，追不回自己可怜的小姐姐，惨叫几声就倒毙在三岔口镇外的黄埃之上了；妞儿的爹爹，从镇北荒山野路旁的草窝里醒过来时，知道老伴瞒着自己到镇上卖小姐姐去了，又急又气，大睁着眼睛挺直了僵硬的身体。大女儿花妞手刨沙土，掩埋了老父亲，赶忙追到镇上找妈妈和妹妹。哪里知道，她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好心的镇上穷人家，已经掩埋了她的妈妈。当花妞得知母亲的死因和妹妹的去向之后，她疯了。她呼一声妈妈，喊一声爹爹，再叫一声可怜的桂妞小妹妹。她一路呼喊着，朝东南方奔去——三岔口镇上那位白胡子老头儿告

诉她，买她的妹妹去祭瓷窑的财主魏家敬，就在此地东南不远的魏家寨住着。她要奔去夺回妹妹！她要为屈死九泉的父母报仇！她一路哭，一路喊，一路奔。鞋子跑掉了，头发也披散开来……

翻过一座大山，涉过一条波涛湍急的河流，花妞在河边茂密的杂树林里摸索前进。她迷了路。本该向东，她却朝着北方一直奔去。太阳当头时分，她才在山势雄伟的峡谷里，看见了一处围有灰砖高墙的深宅大院。她以为这怕就是魏家的房舍，谁知正在山林里砍柴的一位大嫂，却告诉她，错了！这儿是武林寺，住的是和尚，离南边杏花河边的魏家庄园，怕有五六十里路远呢！

天呀，走错路了！越走越离仇人住的地方越远了！花妞转身又往回奔，没跑多远，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火星乱冒。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上，昏晕了过去。

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三岔口镇上那个白胡子老大爷明明告诉过她，魏家敬祭窑是午时三刻，现在妹妹也已不在人世间了。花妞想到老少四口人，就这样活活死了三口，只剩下她一人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闪过老爹爹、老娘亲的遗容；一会儿，她又看见小妹妹桂妞在熊熊大火中挣扎着，朝她呼叫：“姐姐

呀！快来救我呀！烧得我好疼呀！”……又一阵剜心的巨疼伴着晕眩袭来，她那刚刚抬了一抬的头，重新磕在荒野里的沙石上。

饱经饥渴折磨和惊吓摧残的少女，脸象黄裱纸一样枯槁憔悴，已没有了一丝血色。唯见嘴唇干裂了不少蚂蚱口子，渗出了缕缕淡色发澀（音懈，xiè）的血水。汗渍、口水和泪水粘上了尘土，涂在她的脸上，使闺女家俊秀的面目完全变了样子。只有血痂点点片片的嘴唇还在轻微噓（音吸，xī）动，鼻孔里还有一丝气息，在证明她并没有死去。

她躺着，脸颊贴着冰冷的潮湿的山地躺着。好久，好久，那出窍的魂灵才又回归到她的身上。她强撑着站起来，眨着发蒙的眼睛，辨认着眼前的树木、巨崖和坑凹不平的沙石路面。她用目光寻找着，寻找着，顺着脚下的这条沙石小路，在寻找着什么。最后，她看见了在小路的尽头座落着的那眼石台水井。

她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快，奔过去，从井口跳下去，沉入那冰骨冻肉的一汪深水里去。她知道，置身于井底的淤泥之上，她就会开始了人世永久性的睡眠。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会见她的父母和可怜的小妹妹！她，十五岁的她，对人生彻底绝望了的她，飞也似地朝那井台奔过去，嘴里还发疯



地呼叫着什么。

她的一双赤脚，鲜血淋漓地站在井台边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阴间的大门，那个幽深阴冷的古井，向她洞开着。她闭上了眼睛，她纵身一跳……

她不知道，她是怎样被人打捞出来的。也不知道，是怎样被人背到这块草坪上，水淋淋地躺着。朦胧混沌之中，吴花妞听到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急促地呼唤着她：“小妹妹，小妹妹！”她启动眼皮，这才看见自己沉重无比的头，枕着一团树枝，身子躺在茂密的厚实的草地上。身边分明蹲着一个小伙子。她不禁定定眼神，久久地凝眸于那小伙子剃得光光的头顶和异于常人的装束，开始思索到底遇着了什么样的事情。

……少女一番哽咽的叙述，说得小和尚周刚也不禁珠泪满面。同是受苦人出身、同样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小周刚，一时愤恨得也有些发狂了。热血涌上了他的脸膛，涌上了他的头顶。光秃秃的脑袋变得紫胀胀的，时刻都会爆炸似的。一双经常练习武功而显得特别有力的青年的手，捏得一根勾担也咯咯吱吱几欲粉碎。他终于稳住激愤，向这萍水相逢的异姓妹妹，发出了严肃的不容回避的问话：

“……可是，你死了，谁给你家报仇呢？！”